

刘文典研究

马仁杰 黄伟 刘伟 著

刘文典研究

马仁杰 黄伟 刘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文典研究 / 马仁杰, 黄伟, 刘伟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664-1712-1

I. ①刘… II. ①马… ②黄… ③刘… III. 刘文典(1889—1958)—人物研究
IV. ①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9993 号

刘文典研究

Liu Wendian Yanjiu

马仁杰 黄伟 刘伟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16.5
字 数: 237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ISBN 978-7-5664-1712-1

策划编辑: 唐洪全
责任编辑: 唐洪全 李加凯
责任印制: 陈 如 孟献辉

装帧设计: 李 军
美术编辑: 李 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印象刘文典

叔雅，合肥人，天资甚高，作旧体文及白话文皆可诵。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工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

——胡适《胡适日记》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为“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士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着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自以籍属合肥，对于段祺瑞尤致攻击，往往丑诋及于父母，令人不能记述。

——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刘叔雅》

时西南联大旧同事留昆明者仅二人，一为刘文典叔雅，余在北平时为清华同事。住北平城中，乘清华校车赴校上课。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挟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烟卷，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万一坠落书上，烟烬未熄，岂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在意。

——钱穆《师友杂忆》

合肥刘叔雅先生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

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陈寅恪《庄子补正·序》

刘先生不修边幅,头发散乱,一件长衫总是皱皱巴巴。他为人直率、纯真,具有庄子的洒脱。有一次雨中,刘先生一个人打着伞慢慢走着,长衫后襟湿透,鞋子沾满泥水。同学黄钺指点说,刘先生像庄子“曳尾于涂中”。

——任继愈《刘文典先生》

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现在还有印象的,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说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心里回味,我当时想,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沈郎憔悴不胜衣”呢?

——张中行《负暄琐话·刘叔雅》

目 录

MULU

绪 论	1
第一节 《刘文典研究》的背景与依据	1
第二节 《刘文典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4
第三节 刘文典的生平	6
第四节 刘文典的学术人格	8
第一章 刘文典的主要著述	16
第一节 刘文典与《庄子补正》	16
第二节 刘文典与《淮南鸿烈集解》	42
第三节 刘文典与《杜甫年谱》	58
第四节 刘文典与《三余札记》	67
第二章 刘文典文献学的思想及其成就	85
第一节 刘文典与文献校勘——以《淮南鸿烈集解》为例	85
第二节 刘文典与文献版本	98
第三节 刘文典与文献收藏	109

第三章 刘文典文献学成就之原因分析	126
第一节 刘文典文献学成就的学术渊源	126
第二节 陈独秀、胡适对刘文典的学术影响	133
第三节 刘文典与同时代学者的学术交往	145
第四章 刘文典文献学的地位与影响	161
第一节 刘文典文献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	161
第二节 刘文典文献学的影响	167
第五章 刘文典的日本观	178
第一节 刘文典早年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	178
第二节 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对日本的认识与看法	186
第六章 刘文典的教育思想	194
第一节 刘文典的教育实践	194
第二节 刘文典教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195
第三节 刘文典教育思想的特点	196
第四节 刘文典教育思想的意义	204
第七章 刘文典与新文化运动	206
第一节 刘文典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	206
第二节 刘文典对封建灵学思潮的批评	212
第三节 刘文典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213

第八章 刘文典的学术思想	219
第一节 刘文典的治学理念及其特点	219
第二节 刘文典的翻译实践及其翻译理念	223
附 录	226
一、刘平章：谈谈不可思议的几件旧闻	226
二、刘文典论著概述	234
三、刘文典年表(1891—1958)	238
后 记	254

绪 论

第一节 《刘文典研究》的背景与依据

刘文典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者、教育家和国学大师。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许多人对于刘文典先生的了解来源于通俗读物，甚至是传说，结果导致今天学界内外对刘文典先生的一生充满争议。人们对刘文典先生的评价也各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他狂妄自大，有的学者认为他为生活而丢掉节操，而有些学者则认为他是当代学者治学的典范。正是因为评价不一，才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作为刘文典先生生前参与筹备并主持过首任校政的安徽大学，我们认为以史料为基础，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刘文典既是时代发展的迫切呼唤，也是安徽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更为重要的是，刘文典先生在其一生的实践生涯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革命理想、爱国情怀、教育思想、校勘理论、学术思想等，使得我们今天有责任和义务深入研究刘文典先生这些理想、情怀、理论、思想和方法，以期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高校改革与人才培养提供新的启迪。

客观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学界对刘文典各方面的研究

开始起步,但是,不少研究成果以通俗读物的形式面世,缺乏严谨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们认为,贯穿刘文典先生一生的思想是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为民主共和而奔走呐喊;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在《新青年》上积极撰文反对封建的灵学思潮;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又响应胡适“整理国故”的号召,积极整理和校勘古籍;为了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刘文典先生先后在不同的高校实践着自己的办学理念。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历史是过去业已存在的事实。长期以来,海内外学者对刘文典先生的研究,特别是对刘文典先生为我国国学和教育学作出的贡献缺乏足够的、应有的关注,结果导致海内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并不理想。但也有一些文章和专著从其他层面对刘文典先生进行了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中国知网,以“刘文典”为主题检索词,我们共检索到专门研究刘文典先生的论文有 443 篇(检索日期 2018 年 10 月 12 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蒙树宏先生的《鲁迅与刘文典》(《江淮论坛》,1982 年第 3 期),确切地说,该文是研究刘文典的最早成果。在文中,蒙树宏先生对刘文典与鲁迅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但是由于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作者没有对刘文典与鲁迅进行深入研究,甚至对刘文典的某些评价也有所偏颇;而牛尘先生的《鲁迅和刘文典》(《鲁迅研究月刊》,1996 年第 11 期),在研究的路径上,基本上沿袭蒙树宏先生的文章,但是重点分析了刘文典 1949 年对鲁迅的批评,作者对于刘文典批评鲁迅的观点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时代思潮并没有随着刘文典本人的落伍而衰退,这恐怕是刘文典讲演《关于鲁迅》之前所始料不及的”;戴健先生的《刘文典一生述评》(《安徽史学》,1991 年第 1 期),回顾了刘文典的生平,并认为“探索其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对进一步了解‘爱国主义和知识分子的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刘文典的交游情况,王川先生的《刘文典与陈寅恪学术交往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分析了刘文典与陈寅恪的交往,但也仅限于学术交往;周乾先生的《刘文典与胡适交往的历史考察》(《学术界》,2007 年第 4

期),从总体上进行了宏观把握,较早地运用了胡适与刘文典的往来书信以及胡适日记进行研究,对于刘文典研究具有重要突破;黄延复先生《刘文典的磨黑之行及其申辩信》(《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以及文传洋先生《关于刘文典先生移教云南大学的几个问题》(《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上述两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刘文典被西南联大解聘事件,其中,文传洋文对有关刘文典磨黑之行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重新考订,并认为刘文典赴磨黑讲学的目的是为了掩护进步学生;刘平章口述,张昌山、卫魏等撰文《我的父亲刘文典》(《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刘平章先生为刘文典次子,在文中刘平章先生详细回忆了其父刘文典先生的一生,其中不少线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吴进仁口述,张昌山、张志军撰文《叔雅先生》(《思想战线》,2011年第5期),吴进仁为刘文典弟子,吴教授详细回忆了其与刘文典相交十余年的过程,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刘文典先生的教学情境、教育思想和其为人处世的态度。

上述学术论文大多是对刘文典先生某一方面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而有关刘文典先生学术作品的研究较少。以《淮南鸿烈集解》为例,目前,仅有彭君华的《略谈刘文典对〈淮南鸿烈〉的贡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王丽的硕士论文《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研究》;以及马仁杰、黄伟的《刘文典与〈淮南鸿烈集解〉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由于刘文典先生著述颇多,特别是校勘了大量的古籍,因此,研究刘文典先生的相关作品,对于刘文典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另外,也有一些学者从其他方面对刘文典进行研究,如吴宗友《关于刘文典生平的若干问题》(《安徽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学勤《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读〈刘文典全集〉》,(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刘兆吉《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张有京《刘文典先生〈庄子补正〉再版前前后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李晓锋《从刘文典事件看民国教育》(《学理论》,

2012年第29期)。

(2)一些专著中研究或涉及刘文典的主要有:章玉政的《狂人刘文典》《刘文典年谱》和《刘文典笔下的日本》。章玉政先生用通俗的笔法写刘文典,使得社会各界对于刘文典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另外,刘平章先生主编的《刘文典传闻轶事》以及《日本侵华掠走“刘文典藏书”追踪记》(未刊稿),收录了不少有关刘文典的轶事以及重要的线索,其中,不少为刘文典学生所写,因此,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孟国祥的《大劫难》也有部分内容记载了刘文典先生的藏书资料。国内研究民国学人的通俗著作不少,如岳南的《南渡北归》、欧阳悟道《民国那些范儿》、魏邦良《民国风骨》、张丽婕《民国范儿》、叶新《学人轶事》等,这些作品都在某些章节中提到了刘文典,虽然有些内容没有史料作为支撑,但是对于世人了解刘文典仍具有一定的意义。

(3)海外学者对于刘文典的研究较少。例如,2004年,日本学者金丸裕一在日本的《历史学研究》上发表《战时江南图书“掠夺说”诞生的历史背景》,特意提及刘文典抗战期间被日本劫掠的图书:“同样的,昆明云南大学的刘文典教授于1939年夏,曾委托香港大学的马鉴、陈寅恪教授代保管的图书,在沦陷后的香港也去向不明,还有记录表明教会系统的南京金陵大学留下的图书,也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被日本宪兵用军用卡车运走。”而台北科技大学郑丽玲副教授于2006年在《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图书馆馆讯》发表《台北科技大学所藏“日本归还书籍”介绍》中记载:“除了各公私立图书馆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合肥刘文典所有,总计共一万零一百册。至于来源到底是哪些地方的图书馆,私人刘文典的藏书又何以成为国民政府接受保管的财产,最终为何由台北科技大学接受,则无法知悉。”这些也为研究刘文典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

第二节 《刘文典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刘文典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先秦诸子的研究具有重要贡献,以

史料为基础研究刘文典及其文献学,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刘文典,成为学术研究的必然。

首先,由于刘文典一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学领域,并且在长期的文献研究中,刘文典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献校勘、文献训诂和文献收藏等理念。同时,刘文典对古典文献的某些传统观点有特殊的理解。例如,刘文典认为“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秦代以迄东汉的散文由雕饰工整而发展形成的一种文体。到了魏、晋、六朝,几乎一应公文书札,皆字字相骈,句句求俪……发展到唐、宋,竟成为了有规则的‘四六文’……骈文以自然成对为上,并谓骈句含义不宜近似或雷同,近似雷同,即繁复堆砌”。^①因此,要想深入了解刘文典及其学术成就必须从刘文典的文献研究领域入手。其次,刘文典是安徽大学实际意义上的首任校长,他对安徽大学早期的发展,特别是对安徽大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理念的发展以及安徽大学制度建设和学科设计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研究刘文典文献学对于加强安徽大学的文化建设,加深学生对安徽大学校园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安徽大学的校史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刘文典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注重将中国文学史中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深厚民族情感和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素材提炼出来,然后通过文献考证和文献校勘等方法传授给学生。刘文典这种教育理念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兴趣,更在于学生在这种教育理念之下传承的文献方法为以后的“清华学派”甚至“文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某种意义上,刘文典这种文献教育理念对当今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以及新世纪顶尖人才培养计划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的来说,刘文典所处的时代决定了其文献学有特殊的研究意义。首先,刘文典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因此,刘文典亲身经历的历史时期对于我们了解清末民初的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其次,新文化运动前后刘文典为唤醒国人的意识,秉承文献校勘中的经世致用理念,创

^① 诸伟奇、刘平主编. 刘文典全集(五)(增订本)[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717.

作并翻译大量优秀的文献作品,这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再次,刘文典一生从事古典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对《庄子》和《淮南子》以及其他先秦诸子有着独特的见解。因此,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刘文典,对我国当代古籍整理以及窥探大师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刘文典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育人工作,先后于北京大学、安徽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云南五华学院等高校任教。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刘文典将自己的文献学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献学派,因此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此同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刘文典与同时代学人有频繁的学术交流,这对刘文典学术成长特别是文献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使得刘文典文献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教育理念。正如黄德宽教授所言“刘文典的办学思想、治学精神,尤其是他崇高的品格是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几十年来,他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安大,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刘文典留下的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东西,将在安大永远发扬光大,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安大人”。^①另外,深入研究刘文典及其文献学对繁荣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节 刘文典的生平

刘文典(1891—1958),原名文聪,字叔雅,祖籍安徽怀宁,生于安徽合肥。1905年,刘文典进入安徽公学,得到恩师刘师培和陈独秀的重点培养。在此期间,刘文典参与岳王会活动,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底,刘文典追随恩师刘师培的足迹,东渡日本求学。不久,刘文典又投入章太炎门下,研习经学、小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刘文典还跟随苏曼殊学习外国语言文学,为其以后翻译外国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1年底,刘文典回国后在上海《民立报》任编辑和英文翻译,与范鸿仙、于右任、邵力子等同事,用“刘天民”

^① 马仁杰、黄伟.刘文典教育思想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6.

“天民”等笔名发表文章，孙中山访问《民立报》馆时，曾经亲切接见过刘文典。二次革命失败后，刘文典再次流亡日本。1915年9月，刘文典在章士钊创办的《甲寅》第一卷第九号上发表《唯物唯心得失论》，随后经常在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撰文。1917年，经陈独秀介绍，刘文典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同时担任《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1921年6月，刘文典完成《淮南鸿烈集解》。1923年10月，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7年9月，刘文典应安徽省政府的邀请，担任“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1928年4月，安徽省政府决定让刘文典主持安徽大学日常事务，代行校长职权。1928年11月28日，安徽省爆发学潮运动，安徽省教育厅厅长韩安污蔑刘文典为“土豪劣绅，非铲除不可”，^①后蒋介石又斥责刘文典办学无方，遭到刘文典反驳，结果被蒋介石羁押，旋经各方人士力保被释放离皖。1928年底刘文典回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经罗家伦介绍进入清华大学，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继续教授汉魏六朝文学和校勘学。不久，刘文典辞去北大教授职位，专职在清华任教，为此清华中文系兴奋不已：“刘文典已辞去北大教授，专任本校教授。刘先生对于汉魏六朝文学、校勘学、《淮南子》皆经十余年精刻研究，学有心得。上学期任北大教授，只能在本校担任讲师，本学期能来本校专任，事一力专，自必更有精彩。”^②在清华大学期间，刘文典先后开设文选学、诸子、中国化之外语等课程。1931年8月，朱自清休假出国，刘文典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系主任。

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1938年4月清华大学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刘文典因战乱滞留北平，1938年春，刘文典由叶企孙派人协助脱离险境，经天津、香港、安南到达昆明，随后继续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抗战期间，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师的生活非常困难，很多教师甚至“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大多数的人是卖文，向报

^① 佚名. 皖教育厅长易人[N]. 申报, 1928—12—22.

^② 佚名. 中国文学系消息[N].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 1929.

刊投稿,得一点稿费”。^①而刘文典为了补贴家用也于1943年4月1日前往云南普洱的磨黑中学任教,结果被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除名。1943年8月21日,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刘文典在云南大学任教,11月19日,刘文典正式移教于云南大学。在云南大学期间,刘文典开设过王维诗、温李诗、汉魏六朝等课程,并专心撰写过《杜甫年谱》和《王子安集解》等著作。1956年1月,刘文典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全国著名专家之一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同年,刘文典被评为云南省文科中唯一一位全国一级教授。1958年7月,刘文典先生因积劳成疾在云南昆明逝世。不久,其夫人张秋华女士将刘文典毕生所藏名人字画,捐赠给安徽省博物馆。2008年9月,在安徽大学诞辰80周年之际,刘文典次子刘平章先生将刘文典日记、书稿等资料捐献给安徽大学档案馆。

刘文典一生擅长校勘学、版本目录学,是校勘学大师和庄子研究的专家。刘文典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师,更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刘文典“留下的财富不仅仅是《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等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他坚持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坚守真理不畏权术的精神”。^②刘文典以非凡的学识和才能致力于传道授业解惑,他的教育思想在今天说来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尤其是其在文献学领域的某些独特见解,在培养中国近代文献学术人才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对“清华学派”的传承和“文典学派”开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因此,刘文典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崇高的学术理念,将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并教育着一代代的中国学人。

第四节 刘文典的学术人格

一般来说,要了解一个学人,首先必须从了解他的性格开始。同样,要了解刘文典的文献学思想,就必须从了解刘文典的学术人格开始。例如,刘文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01.

^② 佚名.黄德宽、程桦会见刘平章夫妇[N].安徽大学校报,2012—11—15.

典在学术上重视实证研究,他认为应该尽可能地搜辑各种原材,在拥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方法作为指导,做出来的学问才能扎实。诚如他在给一位学生开出的研究《史记》的参考书时就指出:“无论读何种古籍书,均非博稽各种参考书不可。清代学者,订正文字,订疑发覆之功,尤为伟大,不可不看。因其治学方法精严精确,远过前代也。若但就本文上猜想,不但徒费脑力,且有流于附会穿凿之虑,此学者所当注意也。”^①刘文典还非常重视学术研究中古籍版本的搜寻,为了做好专题研究工作,他经常广泛地搜辑各种材料。在校勘《淮南子》的时候,刘文典就特意去找傅增湘借书,即使在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只要发现版本好的书,哪怕借钱都要把书买下来。例如,为了整理和校勘桐城派大师方苞的著作,刘文典前后几次委托傅增湘帮其搜寻方苞著作的罕见本。在闻知傅增湘得到方苞手稿本后,刘文典又多次致函表示愿意高价购买,最终刘文典花了200多块大洋从傅增湘处购得。

一、刘文典对“学问与知识”的理解

何为学问?这个概念其实早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但要回答这一问题却是很难的事情。一般来说,一个人有很丰富的知识,但不一定有学问。换言之就是学问和知识是不能等同的。刘文典认为一个人尽管对中国三代、两汉的历史和掌故非常熟悉,对人物的生平和典章制度的废立也是非常清楚,但是,“这样的学者,我们只能承认他的历史熟,记忆好,只能称他为一个历史学者,但不能承认他为一个学问家,因为知识与学问相比,大有分别”。^②

1947年,刘文典应云南民政部门的邀请,作了《知识与学问》的报告,在学术报告中刘文典认为:“中国所谓学问,并非知识,科学家亦非学问家,化学家亦非学问家,他们虽可算得专家,但不能称为学问家,中国固需要专家,但他们的知识,离中国所谓的学问甚远。这话并非轻视专家,实因两者之间,有

^① 刘文典. 研究《史记》之重要参考书[J]. 磐石杂志, 1933, 1(4).

^② 刘文典(讲), 魏英白、马培培(记). 知识与学问[J]. 云南民政, 1947, 2(6~8).